

薑齋先生詩文集



薑齋詩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船山遺書本

國史儒林傳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歸居石船山杜門著書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所著書有周易稗疏書經稗疏詩經稗疏其言易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會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其說尙書詮釋經文多出新義然詞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又辨叶韻一篇持論名通足解諸家之輻輳又著尙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康熙間吳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辭帛受粟未幾卒

王船山先生遺像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
蘊齋龜於朽後隨人卜夢未圓
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閑
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
在我自從天乞啓埋

右船山先生自題畫像小詞
同治乙丑冬杪獨山後學莫友芝錄

董齋文集卷一

衡陽王夫之議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者執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愉悅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

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苟卿楊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歟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開筍筴而煮簞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

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諛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感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感而甚感其感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尙躁與貪亦老莊之所弗尙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尙則不得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思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畧其毫毛揜其幽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間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

聖人不忍徇之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莽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固恍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紆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謂遺種於天下也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蹶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愔莫愔而潛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肅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肅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肅然傷

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蕪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畫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戕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獎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兩以潤之而有所渾日以

暄之而有所稿謳歌者七怨咨者三毅然造之而無所疑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各自有其意欲以期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蚩尤舜禹則有三苗夏則有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卽有安史有李晟卽有朱泚姚令言源休有陸贄卽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使有弗能造姦惡而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之言也至大而無區畛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萑毒自有必不可無萑毒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鱷自有必不可無蛇鱷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唯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順受也明

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哲相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彊敵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疾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覬於天無所求無所覬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于君之亂臣子以意欲造父命者于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于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已之命已之意欲奚其得與哉

傲符命

連珠二十八首

連珠

蓋聞銅山雖應瓦釜不鳴解介非均葭灰何感蟻駒善達
難通室曲之珠雛鶴能鳴猶選在陰之和是以龔生亢志
莫諸楚老之心惠子狂言顧愜濠梁之賞

蓋聞嘉稂盈車非擅萬斯之利名駒千里猶遜一顧之榮
材有讓乎猶龍道有超乎維寶是以功加眉睫大匡之器
猶微風起丹青百世之聞不鮮

蓋聞冷風和而響逸天鈞逾乎女絲甘雨降而流長物潤
深乎抱甕百昌有所自興八音有所自兆是以傳說符星
先通心於河上董生致雨夙屏迹于園中

蓋聞附形者影形即陰而已藏動草者風草入飄而不遠
知合離之異致斯文質之同宣是以專已保殘莫喻斯輪
之巧道存目擊方收伐輻之功

蓋聞勁草不倚于疾風零霜則變青葵善迎于白日宇暖
斯迷故天籟無假于宮商貞筠不爭于柯葉是以壽者之
恭火滅而矜其聲悅幽人之坦途歧而範我馳驅

蓋聞矜容者有經日之芳工歌者有彌旬之韻質已逝而
風雷網緼自合聲已希而氣動線繞尤長是以虞夏之心
益焜煌於北海丹墳之業不隕穫于贏秦

蓋聞盤盂之水能涵萬仞之山膚寸之雲遂洒三途之軌
下知上者維澄而遠高臨卑者以妙而均是以至人懸今
以待後抱取聽之物求哲士類古于方今感觸如其而觀
蓋聞金注移情倚卓之容不徒寶劍奪目晉鄭之驚已涓
故博有祇以禦窮而非任難于自保是以危言日出徒銷
堅白之鋒守口如瓶別有通微之致

連珠有贈

蓋聞晴微微霄密警應龍之雲想寒凝泣宇已生青嶂之
春情八表待一人之幾萬古集斯須之念是以先天無惕
氣有動而必開首物不驚時當機而必協

蓋聞物生於氣韶風唯昌緩之宜位定於天崇嶽示防閑
之則先聲不爽於玉衡蟲魚且應大矩不迷于璇表星日
咸安是以洪流未乂后夔不以虛器而不吝風雨方搖史
佚不以浮文而弗御

蓋聞元霄欲授樗桑之耀景初收甘雨將來鳴葉之孔威
必振勢極重者反不得輕天化無因循之待情已遁者應
無俟定羣心在俄頃之間是以陸子昌言必矯先秦之滅
裂魏公辰告力爭五葉之遷流

蓋聞小者大之具體九州一亞旅之情輕者重之本根三
代止晨夕之事導千縷以持經緯焉皆就積羣柯以蔭本

校乃彌昌是以薪樗倚理幽吹叶婦子之歡牡鞠分官周
廟奏肅離之頌

蓋聞民生於勤勤至則大勞自息禮成於儉儉行而至美
宜章翕終年於一日可以千秋析百物於微端遂諸萬事
是以閔鴻鴈之悲歌必覃思於究宅冥竹松之燕寢遂永
翼於攸芋

蓋聞隴登黃茂商飈先剛銑之清柯熟朱樓梅雨益蕭寒
之滌蒿艾盛則損芳荃相凌以氣鷗皇至而賓鳩鶯相長
以權是以炎火在原不傷慈於田祖霜鈇普震實敷惠於
嘉師

蓋聞心量無垠筵九挺而郭萬國仁威不試伏五服而釐
羣黎氣不知其自消繁雲無期而斂機忽忘其所用曾冰
有候而暄是以謙書南誥海人謝黃屋之狂巽命東馳傲
帥失紅陳之富

蓋聞操萬斛之舟者獨運恆安乎晏坐伐千章之木者揮
斤不藉乎羣呼轂轉無留機憑軾之軸自止羽飛有迅理
擊跖之指不行是以成都桑畝龍以臥而成雲柱下春臺
鮮不捷而薦鼎

蓋聞園丘九變密移在縱斂之閒宣榭千尋啣受但合離
之際燕居清迴雲雷之動恆盈朽馭飄搖冰鏡之涵自定

是以鷹揚百戰陳書但義敬之微言龍馬多占觀變一貞
明之靜理

蓋聞鬱資百築黃流非芳草之能璧藉羣文虹氣在粗糲
之上天欲泊而生治人人尤待治士隨時而乘時化化必
需時是以鼓鐘改韻於豐宮蕤柱之調必夙圖笈載陳於
東觀芸香之辟尤嚴

蓋聞無情者不可使有氣待黃鳥而鳴春無氣者不可使
有情期君輪而召雨勸威作氣勸威盡而勇無餘祿賞移
情祿賞窮而仁不繼是以等威天險積培塿而泰岱干霄
于咽人和應宮商而韶音合漠

蓋聞咸若之理原安原而臨安臨不言之化動應動而虛
應虛縱游憺于淺渚神龍自至其淵養散木於遙岑社樹
必豐其報是以商宮之寢不數用其芻求富渚之綸遂永
扶於風教

連珠

蓋聞勢之所拒非無利用之資情之所摟自有獲心之樂
達士因撓以成功庸人喜同而失順是以魚衝波而上不
損其鱗鳥迴風而翔全用其羽

蓋聞魚目未欺詎識隨珠之寶龍淵在握無傷蛟室之遊
審畏途者乃遵周道之安厯朔風者益就春陽之曝是以

命適周之禍始知柱下之非龍下過楚之車不鄙接輿之歌鳳

蓋聞名言所絕理卽具於名中意量所函變可通於意外膏非燄而燄待膏明鏡無形而形生鏡內是以經綸草昧太虛不貸於雲雷麗澤講習君子必恆其敬事

蓋聞歲差以漸歷虛斗而在南箕河徙無恆合濟潔而奪淮水害已成而不可挽挽則橫流道已變而不可拘拘斯失算是以阡陌既裂商鞅暴而法傳笞杖從輕漢文仁而澤遠

蓋聞修竹產於懸岑時憂冰折幽蘭藏於密箐不受霜欺犀惟沐月乃辟遊塵蠋厭喧春必焚牡菊是以歡諧嘖菽恥經勝母之鄉化被鳴琴慎簡父兄之事

蓋聞雲有合離無礙青旻之迴辰分昏旦難留之餘是以達人貞觀唯故

修撥亂之書君子固窮自之世

蓋聞死生一則神龍等視於蝦蟇耳目淫則山雞幾驚爲威鳳然而拚蜂有戒必謹尊生抑且鳴鶴在林無嫌好爵是以懷冰淵之手足乃可雄入子九軍懷霜雪之娉修非以好名于千乘

蓋聞業有待於傳人無殊銜玉道有需於倣古終晒效顰

前百世而後千春誰爲知者抱孤心而臨五夜自用惘然是以花無異采非仍用其落英水有同歸不豫期於後浪

董齋文集卷一終

薑齋文集卷二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誤

傳二首

石崖先生傳畧

吾兄之先我而逝也意者其畱夫之之死以述兄之行歟不然何率于天而使箕子荼毒之至此極也兄遺命以狀屬孤姪敝而俾夫之潤色乃夫之有識而侍兄先於敝者十餘年敝所未及知而夫之知之患難流離敝有時而不與則有餘地以聽夫之之述自顧衰病奄奄血氣盡而僅有心存且懼心之日散而不可旦暮待故哀緒未鬲而急於述乃述吾兄之難也所可言者敝所未知者耳過此則有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者乃兄之所以爲兄者在是而既不能不忍而不欲矣其餘固非兄之所以爲兄者而奚以言爲雖然敝所未及知與所未與者涕笑皆神之所行逡巡皆氣之所應固可於此得吾兄□□□共貫同條之精爽請言其畧焉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先妣亦三十矣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爲適與兩從兄自鬪草騎竹以至就外傳皆未嘗一語失敬愛之度依叔父牧石先生叔母吳太恭人無殊於父母冠昏後且生子授生徒矣對叔父母未嘗不以乳名答也仲兄

稍長同席受讀而仲兄病幾瘳兄調護扶掖嚙指以受鍼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無一非兄曲意怡聲聲聲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狷無度而桀括弛弓閑勒逸馬夏楚無虛旬而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昌啓問先君子徵入北靡家僅壁立兄於世故雅不欲涉而戢志以支補者唯下帷畫粥敦孝友爲族黨鄉鄰所推重而家以鬲念先君子之畱滯燕邸苦寒善病歲時晨夕無歡笑之容嘗記庚午除夕侍先妣拜影堂後獨行步廊下悲吟長安一片月之詩宛轉歔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謂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也先妣有心痛疾舉發則彌旬不瘳夫之既廢且惰仲兄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晝夜局曲於牀褥間十餘夕不寐兩三日粒米不入口以爲恆凡事先妣三十餘年以揜覆夫之不孝莫贖之罪者皆兄慈雲仁蔭之恩也兄爲學篤敏十六補弟子員儼於庠者八年自萬曆末時文日變始承禪學之餘繼以莊列管韓之險澀已乃效蘇曾而流於浮冗迨後則齊梁浮艷益趨淫曼兄獨守家訓一以鄧黃李鄒爲典型而□整雅則直追夏官明胡思泉之高躅一時文章鉅公推賞者不絕而杜門不一投謁在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騰竿牘徵秋課者徧海內兄一無所醖酢

聞然如巖穴之士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已卯以乙榜詔入太學時以六曹策士雋者卽授美除同舍皆氣矜競獵兄以父母老亟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釋褐相畱兄尤憎其躁競曰吾焉能一日與奔騫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歸持兄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奔至三兩局則淚滴郢中矣歸而謝絕人事授生徒以佐菽水郡守墨而酷諸紳士畏其威其生日釐金爲軸欲製文祝之屢以強兄兄瞋目對眾大言曰不能惡惡如巷伯而更賦緇衣乎眾皆縮項面無色兄談笑而去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還他日禍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

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譚翁引匿南嶽蓮花峯下賊購索益急旬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問黑沙潭之勝欲往遊夫之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耶兄笑曰今不遊更何待子豈能不從我遊乎已而私語夫之曰更何處得一泓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耶當是時夫之回顧兄見目光出睫外如電鬚髮皆怒張會日暮家奴遽報先君子爲遷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脫先子而沈湘以死夫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爲文字交者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脫夫之乃勢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夫之亦隨宵遁當夫之出時兄藏繩衣內待夫之信卽自盡夫之既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八表而死于林樾之下非兄志也豈曰未嘗受祿而遂可生哉故其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自此以後迄于今則所謂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也不欲言者天地之生人均也我兄弟亦僅與人而爲人也賢且智疏通而剛勁倍徙什百於我兄弟多矣我兄弟所以自問者非有殊絕不可及之事而奈何沾沾以自言且恐人之無或聽也則欲言而汗浹於背矣不忍言者使我兄弟前此而死卽幸而爲士又幸而食祿亦與耕鑿屠販之人

不相爲異天之不弔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是幸天之異以自異也而忍乎哉不能言者我兄弟之苟延視息哽塞如遡風而終老死于荒草寒煙之下不知者以爲寢且貧而不釋熱中之憾卽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患者之事畢矣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齒抱餘疾於泉臺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挂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亦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黃壚抱愚忱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卽兄遺慙以前惻怛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待而兄而習知者以舅鬚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步於康莊自不冥趨於艱危夫豈有二致哉留夫之於衰病之餘以述兄者止此而已投筆歔歔知遺忘之尙多也第三弟夫之議

孝烈傳

雙髻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以醫警首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諭之良然盈目皆忘恩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泯也亟次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業嘉字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咏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淑稱湘三詩人□□丁亥春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鞭督師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箐深險伯修奉母匿峻谷中獨與姊婿瀏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詞音息胡某者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傭奴曰家祿不知何以憤怨其主人逸出故與兵遇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漢黑而偃言若爲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匿積草中具聞之孝子時年十五聞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勞家祿攜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跽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穉弱

狎其言未應明日復攜奴至伯修殯次梓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且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絕口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殯帷中至是急斫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剖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殷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溫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羸髮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猶揮刃俄頃頭隕胸膈人羨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唯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

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慮至則勇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絕慮者能以慮勇要離菟勃焚其妻息伍員從容寄帑後從其致雖殊均慮效也

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率所部兵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也適王氏子有一子方晬兵猝至烈婦與其姒及一婢皆被執烈婦姿容獨粲兵睨而譁浪之烈婦赧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姒曰吾知所以處此矣姒曰何若曰死耳姒曰我焉用死獲而繫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笑曰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卽死者此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蹂之

或豚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授邪誠不忍其踐蹂且先決絕此而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手呼曰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此死三日兵去尸乃浮出不服不黥貌如生

外史曰此大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者與嗚呼豈不賢哉

行狀二首

先君子行狀

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妣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有四年矣不孝兄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死而何能自昧也先君子以宏慈行德威抑且至性簡靖尚不言之教不孝兄弟之奉教也不以其不可默喻之頑愚而多所提命每有顛覆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語倚立旬日不垂眴睞乃不孝兄弟頑愚實甚偃罔莫知所自獲咎刊心欲改而抑不知所從太孺人乃操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譎其動之卽咎善之終遂申之以長傲從欲之不可發不孝兄弟之愚於隱微而述先君子之素履以昭滌其警督既危責之抑涕泗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而慰藉之哀哉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且承之以敷甘雨然而伊蔚伊蒿終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肖夫之蚤歲之破輶毀輦也爲加甚勞吾母之憂者爲加篤至於今老矣弗能洗心振骨自立於鬚眉之下猶然一十姓百家啄粒栖枝不

亡以待盡也德人君子固宜退棄無稱雖然太孺人之懿則未忘於宗族姻黨者其能不冀望於彤管乎凡太孺人之篤婦順也介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逾四旬夫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望六表矣所謂起敬起孝以事堂上者皆莫能知但聞太孺人申戒諸子婦承事先君子者述其事少峯公者三年酷寒不敢蒸火畏煙之出於漏罅也炎暑不敢撲蠅畏簷聲之遙聞於靜夜也滌器不敢激水引濡巾而拭之猶大擾不敢迫逐擁袂而遣之每一語及憂憂悚立對子婦如大賓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傾逝則淚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之事舅姑非可以意量知者哀我生之晚而不能見也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欲言之無敢問者問亦不答但少峯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產徒四壁立先君子勤素業乃薄田僅給餽粥而饋終之厚倍於素封稱貸繁猥卒皆酬償太孺人銷簪珥斥衣襪固不待言抑數米捐薪甘茶如飴以成先君子之孝若不孝兄弟所得見者先君十年燕趙娶子婦構堂室終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潤宗嫻無乾餱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樽節則襄大事之時心專力竭愈可推矣叔母吳太蒸人長太孺人二歲周旋四十年歡如一日迨旣分居經旬不相見則皇皇問訊不絕每圍爐共語啁啁如兩新

婦從兄玉之年四十棄諸生拜世官冠帶入省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孺子季父子翼翁蚤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輕之先孺人待之如奴婢曰且令叔氏有子卽貴矣至養子婦以慈音童僕以惠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膝下時如幸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哀哉不可復追矣前母外祖父學博蔡公罷教歸里無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蔡公垂歿待太孺人而瞑先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且無應嗣叔祖母朱井曰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事父母者以事蔡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不孝夫之開闢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惟歸葬先君子之右遠腥穢而不歷城市以求協於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哀哉此尤不孝所血涌心濤而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

墓誌銘表四首

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

友人崑映劉君撤瑟二十年矣子安基安鍾以幼孤未能成禮飲泣而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僊氏之命來言曰誌以志功銘以名名弗功弗名亦足以勒片石乎余肅然竦起而對曰是所以可志而可名也且夫今之所謂功名者吾知之矣其始也稿吟而蹙眉以操觚知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望風會之所流隨波以靡拾殘英調鳥語而唯恐其不肖繇是而詭合矣則以吮弱民媚上官絕然獵榮膺孰不健羨之苟其詭而失也猶且微時譽以自雄於里序栩栩然翔步於長吏之門噉啜溫沫以自潤士能不肩於此者其志可誌其無名也可銘此余所以樂交崑映氏而悼之不忘也二子其何讓焉君初名永公更曰瑋崑映其字也先世有以丞相稱者名不傳大約以祥興蒙難而家于衡遣戒子孫廢讀而耕故爵里名字皆佚子孫世農而樸爲鄉里重至起潛公登甲乃讀書補文學登甲生去華公紹贛鄉貢士未仕君生而刷眉植骨有偉人器度起潛公喜而名之曰鐵漢稱其質也讀書不甚敏而所志益堅苦吟窮旦夕崇禎間齊梁風靡駢麗爲虛華而君刻意以摻求經傳之旨每有論辨毅然不隨時尙而求其至當